

# 蘇聯新社會的新人物

羅森達爾著 莫成譯



白帝子出版社

6044

# 蘇聯新社會的新人物

羅森達爾著  
塔  
莫成譯



時代出版社



М. Розенталь

О новом человеке ново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еревод Мо Чэн

Шанхай

Экспресс

1950

蘇聯新社會的新人物

著作者 羅森達爾 翻譯者 英 成  
發行者 姜椿芳 總經售 時代出版社

上海(11)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電 話：九一二四三

電報掛號：五二〇〇〇一

EPOOHPUBOO

北京分社：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

電 話：(五)一六六〇

電報掛號：五二〇〇

杭州分店：杭州延安路一二一·三號

電 話：二六四八

電報掛號：二五一四

南京分店：南京中山路三三六·八號

電報掛號：二五一四



一九五〇年

三月初版

(5000 冊)

• 時代出版社刊行 •

共產主義與祖國

魏申斯基著 何歌譯

論蘇維埃民主

亞歷山大洛夫著 何歌譯

俄羅斯人民的英雄史蹟

巴夫連珂等著 林陵譯

莫 斯 科

• 現狀 • 歷史 • 文化 • 工業 •

羅果夫編

蘇聯對母性及兒童的保護

潤夫利金娜著 鈕心淑譯



• 人民民主國家研究小叢書 •

保 加 利 亞

康斯坦京諾夫著 湯茀之譯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梅德維傑夫著 孟昌譯

匈 牙 利

拉波諾高夫著 思立譯

波 蘭

葛路沙柯夫著 湯茀之譯

阿 爾 巴 尼 亞

法爾別羅夫等著 馮鶴齡譯

蒙古人民共和國

馬斯連尼柯夫等著 湯茀之譯

人民民主的理論與實踐

時代社編



## 目 錄

一	社會主義建設與新人物的產生.....	3
二	資本主義的思想和仇視人類的謬論...	9
三	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是個人發達 的基礎.....	18
四	蘇維埃人對於公共財產與勞動的 社會主義關係.....	29
五	蘇聯人的新道德.....	41
六	共產黨是蘇聯人的偉大教師.....	57



『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並不是為了阻礙個人的自由，而是為了使個人覺得自己真正是自由的。我們建設它，是為了真正的個人自由，不加括弧的自由。我很難想像一個失業工人彷徨飢餓，找不到使用自己勞力的機會，會有什麼「個人自由」……。』（斯大林語）

## 社會主義建設與新人物的產生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時代的最偉大收穫就是新的蘇維埃人、蘇維埃社會的人的降生。

無產階級革命創造的社會制度正在形成和教育新人物。這正是社會主義革命與過去一切革命最重

要區別之一。在這裏表現了社會主義革命在改造社會生活方面具有空前未有的規模與深度。

當封建制度過渡到資本主義的時候也曾經破壞人與人之間的舊有關係。資產階級革命破壞了行會規則、農奴制度，以及人類在封建制度下生活與活動的狹隘的社會範圍。資產階級革命把個人從封建束縛下解放出來，這就是它在社會發展方面所走的前進的一步。

但是封建制度的破壞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奠立，並未牽動舊社會的基礎——私有財產、人剝削人的制度、少數人的統治，在他們手中集中了全部社會財富以及民族壓迫。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個人『自由』只是意味着資產階級剝削工人的自由與工人『志願地』出賣自己給資本家的自由，因為工人並無其他的出路。資本主義的個人自由對於大多數人——對於勞動大眾——不過只是一種新式奴隸制度罷了。

很明顯的，資產階級革命是志在確定資本主義制度的統治，沒有也不會有教育新人物的任務。既然私有財產與剝削制度並未消滅，那末人類的狀況

也就沒有發生什麼實質的變化；他仍然是剝削者社會的人物。資本主義社會的整個生活制度是在殘害人類，磨折人格，消滅人類的能力，挑動人類趨求私產的獸慾，毀壞人類的個性。

社會主義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不同，並不會留一點舊制度的基礎。社會主義革命在社會發展方面所具的全世界歷史意義，就在於它破壞了人剝削人與民族壓迫民族的制度，取消了人壓迫人的一切方式。它消滅了業已存在許多世紀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度，並奠定新的財產形式，——社會主義的公有的財產。它結束了那種一部份人勞動，另一部份人享受其勞動果實的社會組織形式。它取消了那些以個人自私的、私有財產利益居於統治地位的社會秩序，建立一種個人與社會利益互相協調的社會制度。

很明顯的，這種新式的、社會主義的社會體制是需要一種新人，他的社會地位、覺悟程度和心理狀態都與資本主義社會的人不同。

社會主義社會不能建立於以下的紛歧矛盾的基

礎上：一方面是社會主義的公有財產，社會主義勞動組織，另一方面是人們的私有財產精神，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教育成的那種對勞動的舊的奴隸態度。社會主義假若不能造成和培育新人物，按照新關係對待公共財產，對待勞動，對待集體等，那它一天也是不能存在的。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團結了，組織了和鍛鍊了工人階級，並準備使他們執行偉大的歷史使命。只有在無產階級隊伍中，資產階級的野蠻方法才不能消滅他們企求真正人類生活的志願。

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的鬥爭歷史是充滿了革命的英雄主義的。年青的馬克思曾經關於無產階級說過：『人類的友愛在他們嘴裏並不是空話而是真理，從勤勞粗糙的臉上才能看出我們人類的一切美麗。』

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社會建設過程的性質是這樣的，就是吸引來積極參加社會政治生活的和瞭解新生活秩序的並不只是如以前成千成萬的人士，而是成百萬、成千萬的人士。列寧在一九一九

年說過：『這種社會的建設者只能是許多百萬的大衆。在農奴時代這種建設者只有幾百人，在資本主義時代只有成千成萬的人來建設國家，現在社會主義的變革只有千百萬人士積極地、直接地、實際地參加管理國家才能成功。』（《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三卷第四九一——四九二頁）。

成百萬、成千萬的人士現在都從資本主義使他們在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消聲匿跡中走上廣大的社會政治活動的領域，在這種過程中完成人類知覺與心理的根本廣大改變，若無這種改變，社會主義便是不可思議的了。

科學共產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與恩格斯還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就注意到這種最重要的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造社會的一面：『為了大規模地產生……共產主義覺悟和達到自己的目的，都必需有人類的大規模改變，而這種改變只有在實踐運動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因此，革命所以是必需的，不僅因為任何其他方法都不能推翻統治階級，而且因為主持推翻的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擺脫一切舊的專制觀

妙，才適於建設新社會。」（『馬恩全集』第四卷第六十頁）。

蘇維埃革命、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證明了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的預見是如何的正確啊！社會主義在我國之勝利，不僅表現於已經造成了新的社會制度、新的經濟、新的文化、與社會主義民主，而且表現於已經造成了新人——共產主義的建設者，新世界的創造者。

因此，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已經推翻了資產階級思想家的打算，他們希望人類似乎依其天性原是一個私有財產者和個人主義者，對於社會主義生活的原則深懷仇恨，因此可以阻礙在新基礎上改造社會。

蘇維埃政權存在的三十年歷史及其偉大改革行動的經驗，已經根本粉碎了這種敵視人類的理論以及一切其他的資產階級哲學的反動觀點。

## 資本主義的思想和仇視 人類的謬論

可能在任何其他問題中，都不能像關於人的問題，關於人的質質和在生命中的地位問題，反映資產階級哲學的反動性，反映它對於社會發展基本利益的仇視程度：它關於這一個問題，整個說來或就其每個原則而言，都是違反人性的。

曾經有過一個時期，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曾經提高人類，發揚人類的智慧。但這些時代早已過去了。已有很多時候，資產階級的哲學宣傳人類仇恨的觀點，以他們的悲觀主義和對人類不相信來造成惡毒的空氣，把人與動物等量齊觀，自覺地在人類中挑撥卑鄙的本能。

法蘭西的唯物論者，當時還是上層的資產階級

代表，還熱烈相信人類。固然，他們在人類本質和人與人的相互關係等的瞭解中，都是唯心論者。但是他們在唯心論的形式中發展了進步的觀點。這些觀點已經很明顯地表現於格爾維奇的論斷中，他認為「人類不是生來就是這樣的，而是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格爾維奇認為人類的教育有決定性的意義。

但是法蘭西唯物論者觀念的資產階級限制性表現於他們只想用『教育』一種方法來改造人類，並不想摧毀剝削社會的基礎。他們不僅不想傷害私有財產，而且企圖確定和鞏固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以代替封建制度的財產。他們的口號：人類平等，個人自由，個性的無阻礙發展等等，不過只是意味着資產階級的平等，資產階級的自由與資產階級個人的解放罷了。

當資產階級剛剛掌握政權以後，人與人平等一類的口號就烟消雲散了。資產階級思想家關於人的哲學學說就充滿了新的內容，企圖以人類的社會不平等歸根於天賦的特性，由『自然』分為強者和弱

者，智者和愚者，承認人類天性是永久不變的，並承認一部份人有權統治另一部份人，仇恨『集團』，仇恨羣衆，和誇揚個別強有力者——這就是在這些學說中擺在首位的原則。

資產階級哲學家把勞動人類的被壓迫與無權狀況，以及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都歸之於自然的規律。復活了舊的柏拉圖的理論：認為一部份人是和黃金混合降生的，另一部份人是和鐵混合降生的。於是各式各樣的種族理論就五光十色地昌盛一時。

反動的資產階級哲學及其人類仇視的觀點，在帝國主義時代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境地。

『我們已經討厭人類了！』——民衆的兇惡敵人尼采的這句話對於近代資產階級哲學家的一切理論，可以作為它們的題詞。帝國主義的哲學把人類從羣衆中加以唾棄，認為人是虛無飄渺的，譏諷人類所創造的文化，藐視人類的智慧，把人類打入神祕的非理性主義的、隱祕的『精神運動』的祕密黑暗中。一部份哲學家如叔本華及其追隨者，就宣稱人類是盲目的及神祕意志的聽命工具。人不過是這

種意志手掌中的一個可憐的玩具。依照叔本華的說法，人好像被捉到的象，『當他們還不知道一切掙扎都是無益的時候，它們在幾天以內總是惡鬥暴跳，但當它們已經永遠馴服了，就安安靜靜地讓它們的頸子套在夾板中。』換言之，貧困的、飢餓的、被壓迫的人們，資本主義的奴隸們應該永遠瞭解他們的命運早已預定了，他們應該自願地伸着『自己的頸子套在夾板中』。

叔本華認為在資本主義下千百萬人的痛苦乃是人類生活不可擺脫的特徵。人類已經命定了要受苦的：『不能把附屬於生命的痛苦去掉』，生命『按照其本性就是不能給予真正的幸福的』，樂觀主義——『事實上不過是無良心的觀點』。

人只是一種『現象』。人的本質就是決定他的命運的不可知的意志。物質中的人就是『自然界的製造商品』。改造人是不可能的。

人的最好的唯一的出路就是遁世主義，隔絕一切世俗事物，就是實行印度佛教的涅槃主義，因為『真正的認識一切都變為「空無一物」』，人的整

個生活就是爲存在，爲犯罪而贖罪。

另一部份哲學家如尼采、斯賓塞、張伯倫就歌頌『強大』人物的獸性，他們反對叔本華的遁世主義，擁護『強大』人物的帝國主義積極性，因爲後者具有『掌握政權的意志』，具有屠殺、掠奪、與壓迫的能力。根據他們的觀點，人在某一時期因與猛獸相近而強暴。文化把猛獸變爲可憐的小蟲，這正是文化的恥辱。

關於人類含有猛獸性質的辯解曾在資產階級哲學中獲得廣泛的傳佈。

斯賓塞說：『人就是猛獸』。『人的鼻子插入敵人的身體中，當血腥的氣味和犧牲者的哀嚎使他覺得已獲得勝利時，他就有一種陶醉的感覺。』

『當我稱人爲猛獸時，我不知道究是污辱了誰——人呢還是獸呢？因爲大的猛獸都是最完美的神的創造，而且無人類弱點所產生的虛偽道德。』

最近的、戰後類型的資產階級哲學與資產階級文學又以新力量向人類宣戰。現代資產階級哲學家已把人降低到動物的最末一級，否認人類經過許多